

# 卷三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彩色首頁1

##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茂叔後避英宗准名改厚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將寧  
 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則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務道理  
 嘗作太極圖通書易函數一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水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頌子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手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草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者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來而王季胡氏作  
 又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嘗疑之及得說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集考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意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

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欲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問子云明則不疑此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王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亂子朱啓明而堯知其亂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集考

唐德宗按通鑑德宗名适代宗太子猜忌列於奸臣慮把輩傾陷忠良藩鎮李希烈朱泚田悅朱泚



王武後李納相繼反叛帝奔奉天李懷光反復奔梁州賴李忠  
等誅惡後復京城還奉社稷在位二十五年後齊奔  
明而堯知其為亂訟書堯與帝曰時公若時登庸故齊曰亂子朱  
啓明帝曰叶謫訟叶乎注放齊臣名亂嗣也亂子朱堯之嗣子  
用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  
也置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集考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氣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  
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天作靈義短○  
厥彰厥微只是說理上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誰鹿底道  
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  
則不亦  
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一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一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  
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有其未以  
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一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  
物而言之為一大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  
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大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  
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一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  
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  
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二理所以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終又是一箇理此理如上皆渾論如一  
粒粟生為兩上便生花上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德有百  
粒每粒箇上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性只  
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上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天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一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



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  
 如此我口是一箇印夜印將去○萬一各正小大有其言  
 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  
 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  
 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万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  
 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万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  
 具一太極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未  
 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  
 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無不覆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  
 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  
 處道並行而不相悖万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  
 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  
 說那細小底大德教化是說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  
 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理會得這箇道理又  
 曰一實乃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一實一實  
 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  
 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耳曰五二一為皆實字殊實  
 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一實一實者不相礙也○周子  
 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  
 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曰之言固已各有其屬  
 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為氣稟之得  
 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行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

為大極也

顏子第二十二集考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集注

陋巷按一統志陋巷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八里顏子廟前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重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

焉爾

至愛之間富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

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

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欲既去一心中便是天理流行無害  
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  
樂樂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  
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在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  
私欲友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  
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曾中  
然豈不可樂此與貧富自不相干故不以之而害其樂也問  
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  
一放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微又曰程子謂將言身來  
放在萬物中一箇看大小快活又謂入於天地間並無窒礙  
處大小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並無窒礙  
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  
曾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曾中自有樂地雖貧寒不以累其  
心不是將那不以貧寒累心底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  
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顏  
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他通達無隔  
礙行處純熟無雜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盡此  
事也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  
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可不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問  
顏子樂如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得知他樂如曰要得就他  
實下功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顏所樂何事  
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要尋樂處只是

去尋上到那極苦澁處這便是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  
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  
夫只是平常恁地思來却無不把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  
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如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大道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  
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日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查  
宜是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  
已自成就向上非幼學所能求况今師非游溪友非二程所  
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又之當日純熟充等向上處問  
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  
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把來弄後  
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無不見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曰無不足  
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  
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特以道為樂然  
後樂也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  
言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  
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具  
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以道為一  
子爾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



美之程子云顏子之樂非樂章詠頌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  
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可樂者。有  
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季於周。茂叔每令尋仲  
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  
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季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  
樂。與若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淺。又問  
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單說。不曾說得親切。  
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西山真  
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味  
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  
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  
嘗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  
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  
有二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名  
為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  
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  
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  
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  
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  
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曰談顏子之

卷一 學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  
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也。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  
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  
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  
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說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賤  
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極已。一  
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

樂何益於我。政程子全無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  
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  
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蘇子先被宋濂輩。○先問  
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其幾矣。○用新教人。叔明。○係生。在  
重。力學。舉進士。嘗為利州路判官。時方行新法。諸路騷動。死獨  
公心處之。蘇軾以為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察親。為三難。後  
以集賢殿修撰知陳州。



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領子  
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集考此篇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  
隆師親友然不可得於身也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  
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  
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集考此篇言道德由師友有之人無師  
友則之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家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疊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集考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聖令  
各人而諱過必至於斃身也

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入覲如護疾而  
息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少有过則喜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仲由字子路亦人孔門弟子有政事才問過則喜勇於改  
過片言可以折獄仕衛厄於孔理之難後世追封廟公

○勢第二十七集考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  
歸之天可反而不用力人之充也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勇商是有此事古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兩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亦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其業日大其勢必重民又趨人公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陳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唯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集覽陳少陽夜宋監賜人周黨負氣傲示時為大學主率同舍王詣問一垂星明錄扣接命以官不就高宗南渡後上書極論黃潛善汪伯彥潘善等誣以指斥爭輿紹之天下以爲冤高宗後知其非悔之詔贈秘閣閣將撰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集考此言文以載道今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齊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駘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循車所以載物故爲重者必飾其輪駘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入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黃氏嚴孫曰輪車輪駘車橫木縛軛以駕牛者

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黃氏嚴孫曰輪車輪駘車橫木縛軛以駕牛者



傳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事而用力焉何也

曰人之才德備有長短其或意中才不足以致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

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

有言者常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小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易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辯文似相如始類併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眩人耳目既務於人非排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

知聖人亦擲發胸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曰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宋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軌道之實而人弗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有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有不知務道德至

藝焉而已則虛車也。集覽學如元凱方成辯按晉書元凱杜預表字也辯匹亦切暇辯也文似相如始類非按漢書相如即司馬相如也非步皆切非優雅戲也只輪顏子作心齋莊子內篇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

葷者數月矣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也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心無

聽之以氣聽之於耳心止於符氣也道若虛而行物者也唯集虛虛者心齋也

有言者常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小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易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辯文似相如始類併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眩人耳目既務於人非排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

知聖人亦擲發胸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曰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宋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軌道之實而人弗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有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有不知務道德至

藝焉而已則虛車也。集覽學如元凱方成辯按晉書元凱杜預表字也辯匹亦切暇辯也文似相如始類非按漢書相如即司馬相如也非步皆切非優雅戲也只輪顏子作心齋莊子內篇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

葷者數月矣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也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氣聽之於耳心止於符氣也道若虛而行物者也唯集虛虛者心齋也



○聖蘊第二十九

集考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彼世人急求聞知於人薄亦甚矣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聖人之教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益之義教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辨誠意之見於色辭者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耶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地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



顏子發聖人之蘊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始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蘊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大地生一節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其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  
警天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  
言直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集考

此篇論聖人之精蘊守之易為文字之  
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神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  
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始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則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  
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  
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蘊蘊者易卦  
者得活○易未由許多道理因有此卦蘊將許多道理合在上

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  
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  
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  
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  
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散蘊袍之蘊是包  
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為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為非  
聖人之蘊其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  
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  
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與作  
不是精不精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蘊是包  
筒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  
來消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包  
諸侯出臣弑其君弑其父如此而已說那事上見得是非美  
惡曲拆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  
聖人本意底如家亂文言繫亂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  
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象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畫所以為文字之



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息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善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不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一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思慎者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

之則無義理說不通。其字是莫字蓋與下句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其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之事下面便是接說其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類又曰其善改過又是兩項其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而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其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无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其善改過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快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吊少而禍富多不可不謹。此

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而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此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知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之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

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

將以試舜而受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

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

心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西山真氏曰

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陷得乎親不和則閨門

乖戾清意死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

何曰尚恩易於於於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

或粗於治家之私或率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

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豎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龍唐太宗

能取孤隋煬帝盜而開門斬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

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究其難未有能其易者唐之

若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



柔之性鮮不如也而險彼者故二女同居則情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欲堯得以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也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必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直安者人為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集覽漢高帝能誅秦廢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如意之寵按漢書高帝本紀初成雖有寵生趙王如意上欲廢太子盈而立如意為太子呂后使人召四皓謂護而止事在高帝十二年唐太宗能收孤隋撥羣盜而開門懸德顧不免按唐書太宗為秦王時殺弟元吉及即位納其婦楊氏與之生子明封為曹王使然元吉後長孫后崩又欲立楊氏為后魏徵力諫乃止事在貞觀二十一年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集考不以理而動也日和无惟能自反則無妄而誠矣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太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真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宜所謂聖人

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集考此篇言君子之富貴口以道德而不在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王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於外物所推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相似只是自不齊也

陋第三十四集考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末起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其然也後之人如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謂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要則雖有失正反害於道心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故有意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也如身與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論則易之卦書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於六經而聖賢世其文之盛後世因莫能及然其所以感而不可及者言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又嘗歎幸者曰諸說固佳但此等亦是在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幸治已治人有多小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云德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箱牘之間者其相益相虧矣○黃氏巖翁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看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推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爻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跡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言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意與上章畧同

又



朱子曰聖人之心必欲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與京師無常居其半而極育萬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以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有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等刑本未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主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筆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貫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大極乎

極其太

黃氏曰按周子邵州新學釋菜沈辭曰惟孔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貫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

邵州新學釋菜按一統志邵州今改為寶慶府屬湖廣道又按宋鑑治平間周子以永州攝邵州事自州治左遷學于城外邵水東乃釋菜先聖又按周禮人胥曰春入學舍菜合禮注舍采讀曰釋菜鄭同農云舍采謂釋者皆執芬香之采或曰采



自謂疏食采養之象月令仲春上下命樂正習辨釋菜寧記曰  
皮弁祭黍示敬道也注菜謂芹藻之屬文公曰釋菜之神猶華  
也歸見舅姑其墊黍稷稷服脩若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墊黍稷  
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其禮此釋奠為最簡不酌也所列禮不  
作樂不受器案五禮新儀釋菜每位左一簋實鹿脯右一豆實  
芹芻菁韭之類儀尊一實凡祭釋奠者設馮饌酌奠也其禮前  
釋奠五日應行事執事官致齋三日前釋奠一日所司掃除廟  
內外牽惟請祠所設登歌之樂於殿上日及脯醢官率其屬陽  
視饌具請厨視條既朝酒以致精虔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  
陳幣能名於神位右祝板於神位左陳祭器掌饌者實饌甲獻  
官率其屬各盛服就次行事其禮器樂器行事之節並詳載素  
王事紀賈公該曰奠之為言停傳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  
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  
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陳祥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  
丁陰火也火象文文教自明也  
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蒙良第四十一集考

此篇引三卦以明主節之意是亦聖人之遺也

意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  
筮操者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求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  
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  
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  
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  
再一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  
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  
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象傳之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濟則不告靜而清則安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非見也靜則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雉者艮止之止有方靜止自止其止也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一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象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意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為主故以象艮終焉。問艮其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志亂已不察聰明能樂應禮不接心術

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也如此說方所謂背者只是所止也看下文艮其止字解者曰人所止於其所止其背者只是其所止也其所止也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職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純是理也不見其止也止不見有人者是箇理止其止非為也為不為也何謂也曰止便是作為只是箇理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止。○橫氏嚴氏曰陳傳著家集廉矣在梧州嘗以此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此說同人說寄之二說當即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書則有乾俞益家人爻復无妄象艮

右周子大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道事十五條事狀一節無意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真按先生之書近

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緣誤惟長沙建安校本為最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生者莫備



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  
命善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  
顏子好學論詩篇乃或弃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意  
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  
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後言陳傳以太極圖傳仲放彼傳穆  
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或當知實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  
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  
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卒之與谷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  
不傳於世問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  
詳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  
道也猶祖公之罔眾祖也觀此則其非先生所為可知矣夫易通  
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所為通  
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夫易而為今冬始於何時尔然諸本皆  
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  
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其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

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  
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知之皆非先生之舊君理性命章之類  
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  
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  
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潘左丞孔  
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前夫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  
一篇其大者如潘明云著發前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  
水和其意而收齊若此之類是皆從潘誌而潘公所為卿夫人誌乃為  
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職等見用舊發感  
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  
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以一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  
之書是言之行於此亦畧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



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系加之當作系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嘗道

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

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純所跋先主手帖

橋西渡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早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

鄂勇為喜言嘗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

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

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白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壘

山記疑亦先生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

如浦碧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

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特甚少玉色金

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蕭鳴又稱其孤風志操寓於塵樊

之外常有高樓遺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時語之

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神機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

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李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

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淵源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

萬物之理鉅細必明高下精粗無所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

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耳

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

年之後顧德弗類慚懼已深

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

朱熹書集覽長沙建東按本下後一

統志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岳之一也按宋鑑

胡公之父安國為湖廣提學于食事皆請于衡山後因家焉武

其後大... 卷之... 四十七... 進士... 按唐鑑... 元結... 衡山... 少... 大... 元... 七... 泉... 之... 清... 一... 統... 志... 衡... 山... 在... 衡... 州... 府... 衡... 山... 縣... 西... 三... 十... 里... 五... 岳... 之... 一... 也... 按... 宋... 鑑... 胡... 公... 之... 父... 安... 國... 為... 湖... 廣... 提... 學... 于... 食... 事... 皆... 請... 于... 衡... 山... 後... 因... 家... 焉... 武... 衡... 山... 在... 衡... 州... 府... 衡... 山... 縣... 西... 三... 十... 里... 五... 岳... 之... 一... 也... 按... 宋... 鑑... 胡... 公... 之... 父... 安... 國... 為... 湖... 廣... 提... 學... 于... 食... 事... 皆... 請... 于... 衡... 山... 後... 因... 家... 焉... 武... 衡... 山... 在... 衡... 州... 府... 衡... 山... 縣... 西... 三... 十... 里... 五... 岳... 之... 一... 也... 按... 宋... 鑑... 胡... 公... 之... 父... 安... 國... 為... 湖... 廣... 提... 學... 于... 食... 事... 皆... 請... 于... 衡... 山... 後... 因... 家... 焉... 武...



監空御史節度參軍以功改著作即安祿山叛因避亂蜀若  
山自稱漫即肅宗立以蘇源明薦為道州刺史大曆中與  
刻于嘉陵大曆初命其五曰德法淳分直欲飲者有  
元結路序有泉七九命其五曰德法淳分直欲飲者有  
一曰復泉自產漫則一出山東命曰東泉垂流特異詩云  
吾嘗讀息泉上何處好獨有泉亭令人可終老江州按一  
志江州今改為九江府屬江西道初見先生於合州一  
合州今屬重慶府又按宋鑑潤子於嘉祐中命書合州  
蒲陽采見也孔文仲新喻人延之子性狷直李問傳治  
舉進士拜州推官熙寧初遷左諫議大夫去政中書合  
人為王安石所黜初用遷左諫議大夫去政中書合人  
本以疾卒有文集五十卷序先生共州時事按一統志  
改為南昌府屬江西道又按宋鑑周敦頤為分寧主簿  
久不吹數頤至一訓立办邑人驚絕曰老吏不如也後  
縣邑人咸曰是能办分寧獄必言獨得所新矣由是富  
縣更與少比日以行職善政為耻假守南康按宋鑑朱  
中丞南康軍故云又按一統志南康軍今陞為南康府  
道新安朱熹按一統志新安郡名今改為徽州府有隸  
朱子婺源縣人而  
婺源屬新安故云  
五峯劫代曰通書萬十章周子之所述也與若稽古孔子冰三  
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柯氏闢揚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

周子  
功在  
孔孟  
之間

通書  
近世  
道學  
之源

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  
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  
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清也見其言之淡也  
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  
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宋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  
體實淵邃且其所論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  
先文字之外也。問通書更可以上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  
精深結構得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也。而其言簡而直。此與世之情天畫地竭風雨雷氣象不  
。五峯刻通書却去。所有論各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  
有去了。本篇各如性。命。章。者。終。不可。理。會。蓋。欲。彰。厥。微。匪。靈  
弗。豈。是。說。理。剛。柔。明。暗。性。命。章。者。終。不可。理。會。蓋。欲。彰。厥。微。匪。靈  
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  
者。問。也。峯。於。通。書。何。故。報。以。此。意。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  
而。入。其。書。洛。書。呈。而。九。疇。叙。以。此。意。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  
天。若。難。道。休。休。建。國。為。書。根。極。須。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  
傳。大。而。道。明。之。使。夫。天。聖。之。徵。人。情。之。著。事。物。之。變。鬼。神。之。幽  
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之。傳。與。不。推。之。於  
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  
探。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  
其。休。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泰。漢。以。來。誠。未。有。蔡。斯。理。者。而。其



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用太極七篇之所傳也。陳溪先生  
嘗于白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流規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  
象著書闡發幽必發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備已治人之要  
莫不畢萃一程先生既淵思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  
○ 蕪溪之劉師書雖自簡古淵源未易究則然其大指則不過  
語諸學者請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務其私以復焉其  
而所以善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  
而所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願子之卒而程氏傳之以  
實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通書太極之旨更直顯心  
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而三而五如誠無為發善惡總以下便配  
著太極陰陽五行頂是子細說。通書太極之旨更直顯心  
玩乃見師說一字不可易更設使濂溪復生亦必意爾而笑也  
○ 周子之言無得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知濂溪者淺如呂氏  
童蒙訓記其肯者通書而用意高遠大誦書太極之說所以明  
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有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處近之  
可道哉。○ 西山真氏曰自其善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  
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善性見於衷易易注無不善述於  
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釋聖之已言而推  
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成源成之旨而推  
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  
今知吾心即乾元矣。夫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  
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体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黃氏端

即曰周子二書其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  
經然善朱子之遺事周子也。循周子之遺事吾引也。亦一  
不服膺焉耳。嘗偏求其易說而不別得董令門人度正功周子  
之友傳者之子孫求所寄如說何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  
去百有餘年而其言散逸難合如此。或哉謂無極二字出於老  
列或謂蓋得之穆修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為  
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无極字。疑非周子所為  
或謂周子陸洗婿也。說見同馬溫公冰水記。問一篤實長厚人  
也。安知无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詩派  
是皆確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言者。朱子一言以斷之  
曰不內師傳授也。首體於是周子上承**集覽**陸說按宋鑑陸說  
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餘杭人第進士有  
通書後錄  
通書後錄  
通書後錄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  
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善寡焉以至



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  
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曰此篇論言養心在於寡欲寡而又  
寡務以至於无則至聖人地位矣  
夏麥府城北一百五十里合州治東宋  
張宗範所構周濂溪作序說以名之

誠立謂實体安固明通則实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

感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无而后可耳然无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无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宜能无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養心** 荀子曰養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失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於理徹底皆實无夾雜亦无虛偽決定恁也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孝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以歸 樂何事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后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与點也之意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

有喜 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

也之 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后十二年復見獵者不竟有

見備 喜心乃知果未也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

有方 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子享觀駟鳴亦謂如此伊川程先

心 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

等忘 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

服 川欬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无涯切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光風  
雲月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善形容  
道者  
氣象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壻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殺或不能長亦宜矣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章意故以附之后三節放此

張氏及  
也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高運今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曰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儼厲兮去道遠而明道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為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集粹朱子曰本是本體具是不雜人偽雜言其初本感物時五性便是其未發便是靜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朱子曰此言其本體故此言動情既熾而益湯其性朱子曰此言其本體故此言動要緊要緊在先知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集粹朱子曰力行以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若顏子之非





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道也黃氏論前

程夫子補註天地諸情諸者損而益之也天地陰陽之道也五

而辭真者純而實也靜者安而泰也五行具焉其者備而足也

義者事之宜禮者身之容智者心之明信者言之實形既生形者

人之自休也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外物私欲之謂如口之於味

目之於色鼻之於臭耳之於聽觸者感而發之也中者心之謂也

七情動中而發外也喜者樂之也怒者忿之也哀者傷之也懼者

畏之也愛者愛之也惡者惡之也欲者欲之也情既感而發也懼者

如火之於然也湯如木之於流也其性整者攻而破之也意者

知而守之者也約束之也心為一身之主宰故必正其心性為應

至務造高明之域也吁為聖

為賢之道熟有加於此哉

聖所由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

復其初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終







馬國權